

数字文化与经济管理丛书·6·

创新式 摧毁力

跨越互联网断层

方兴东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数字文化与经济管理丛书·6·

创新式摧毁力

——跨越互联网断层

方兴东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新式摧毁力:跨越互联网断层/方兴东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

(数字文化与经济管理丛书;6)

ISBN 7-301-06219-2

I. 创… II. 方… III. 因特网—影响—经济 IV. F06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6657 号

书 名: 创新式摧毁力——跨越互联网断层

著作责任者: 方兴东 著

责任编辑: 王登峰

标准书号: ISBN 7-301-06219-2/F·063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54

排版者: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82866441

印刷者: 永清永龙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165 毫米 A5 11.25 印张 285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总 序

见证：知识社会与数字中国

短短几年，中国人已经接受了这样的概念——从“数字化生存”到“学习型社会”。

短短几年，中国网民的数量已达 6800 万。

短短几年，“知本”一词已成为了解现代中国的关键词，甚至房地产商都打出这样的广告“知本家的乐园”。

短短几年，“知识英雄”的封神榜已步入 2.0 版。

.....

同样在这短短几年，中国 IT 界、网络界也经历了“生死劫”，至 2000 年“该死的 4 月 10 日”以来，随着纳指的暴跌，新经济的弄潮儿们一时从 8848 的高峰跌落，网络也向人们显示出它无能的力量。

战士尚未倒下，苍蝇就扑了上来。一时间“冬天”成为生存背景的主色调，“泡沫”成为互联网的代名词，“盈利”成为一场伟大变革的最高律令。

也就是在这场巨大的落差中，那些指点江山的“信息巫师”们在干什么呢？那些曾喊出“为信息时代立言”的传教士们在干什么呢？这些以空气和思想为职业的“喝西北风的人”是否也成为冬日里寂寞的饮者？

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数字文化与经济管理丛书》，多少可以减少人们心中的疑惑。

“从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现在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这就是身处这场文明变革中心的人们的共同感受。

在我们眼中,世界已不是原来的世界,因为有一种知本的伟力存在;互联网已不是一次简单的技术创造,而是与企业、政府、社会融为一体的关系纽带。

因此,在这里,我们想要做的是,向您报告我们寻找信息中国流变的轨迹和知识社会演进的路程。

“跨越鸿沟”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现实。因为今天的中国用未来学家托夫勒的话讲仍是三个中国。“第一个是信息中国,第二个是工业中国,第三个则是农业中国”。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三个中国”变成“一个中国”,这是一股强劲的信息意志。方兴东先生为此刻画出了“互联网的断层”,并致力于“融合科技”去填平“数字鸿沟”。

“体验经济”可谓是“融合科技”的最高境界。姜奇平先生是中国“体验经济”理论的始作俑者。有趣的是,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美国经济学家派恩也撰写出相同的著作。这可以说是东西方在信息时代的一次同步对话。如今,“体验”一词已是洞察产业升级的关键词。

姜奇平先生以一人之驱,在产业陷入低谷时期,从三个路径对信息时代进行了探索。一个是文化的维度,这方面,姜奇平先生采取了鲜明的文化策略——“托古改制”。于是有了“《黄帝内经》包含了信息化的真谛、黑格尔的《小逻辑》里藏有新经济的密钥”之说。姜奇平先生继承施宾格勒以来对文明的隔代遗传现象。他甚至从远古时代原始人的赠与行为对应分析后现代的礼品经济;姜奇平先生采取的另一维度是科学维度。在此方面,他参与的“国家信息化评测中心”,为中国的信息化水平提供了科学的测试标杆;同时,姜奇平先生又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所,真正开始以计量的方法研究新经济的此消彼长。第三条路径是政策路径。我注意到,姜奇平已写出了像“城乡统筹的新型工业化”这样的文章,这与他是中国既懂农业又懂信息化的惟一者身份有很大的关联。我可以这样断言,作为先行者,姜奇平

先生是走得最远的。

“体验经济”和“融合科技”的主体,是广大的网民。研究这一群体的行为,无论对于产业发展还是社会转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郭良近年来的工作主要围绕此展开。郭良目前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关于中国网民状况的首席发言人。

以数字文化研究见长的胡泳、吴伯凡和段永朝,都发生了集体转向。有两大特征在他们身上比较明显,第一,他们都选择了媒体业。胡泳目前为中央电视台《对话》总策划,吴伯凡执掌美国《公司》杂志的中文版,之前,他们曾共同创办了开探究管理之两难境地风气之先的《环球管理》。段永朝目前已是《中国计算机用户》的执行总编辑。第二,他们开始积极探索IT与管理、IT与经济、IT与文化的关系。他们把IT治理与新制度经济学等理论结合得十分密切。数字论坛的成员,事实上也都对知识社会“治理”问题有着深入的思考。

锋利的比特之刃,在锐意开拓新经济疆土的时候,似乎所向披靡;然而,在遭遇组织、制度、公平与效率、自由与财富之时,又仿佛澳大利亚原住民发明的“飞去来器”,将变革的锋芒指向了自己。

IT与组织和企业的业务、战略如何融为一体,既是信息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后自然出现的问题,也可以认为是IT“催生”的自然结果。这或许是熊彼德的“创造性破坏”的应有之义。

这些“信息巫师”中,有的人还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刘韧的《知识英雄》以软件升级方式成功升级2.0版,他主持的donews网站创下了一次网聚几万人的纪录。而方兴东主办的博客中国,则以崭新的媒体理念,在新媒体变革方面做出了先锋性的实验。

是的,在我们眼中,互联网不仅是信息技术的承载者,而且是知识社会的公共领域。为此,我们不仅关注数字技术,而且关注管理变革,更关注文明的生长。为此,数字论坛的同仁在近年

来曾集体呼吁对“软件知识产权”的合理保护,并成功地通过院外运作使高法重新做出司法解释,对我国的宪政民主实践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红衣凯撒曾说道,我来过,我见过,我征服过。

今天,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我们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开始。

王俊秀

2003年10月8日

我的互联网冲击波

(代序)

1999年中,趁搬家之际,我进行了一场大清理,将所有计算机书籍(非技术类,多数是这几年出版的)重新整理归类。结果令我大为震惊。我将与互联网相关、与最新趋势相符的书籍专门挑出,发现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书已经剩下不足半层书架,仅30本左右。其余的400多本就像陈旧的计算机零件一样,似乎除了史料价值外,基本上已没有多少借鉴价值。也就是说,这半年多来,我书籍中的90%已经到了报废的边缘。

让我吃惊和震动的当然不是书籍本身的损失,而是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既然书籍如此,那我们脑袋里的东西呢?它们的下场是不是也会如此?!

就是说,这几年辛辛苦苦“装”进脑子的东西,大部分也将作废。今后,要立足这个行业,我就不但得马上洗脑,还得加紧重新填充升级。网络新经济的各种理论和术语,网络门户、拍卖、电子商务等各类网络商业模式,互联网带来的各种新思维,都必须重新启动一套全新的“操作系统”。而过去的资料和书籍中几乎很少有真正可资借鉴的。

的确,对整个IT业来说,1999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变化之大、之快可谓前所未有,主因当然是互联网。只有在1999年,互联网冲击波才全面展开,形成声势,波及社会各个层面。但是,相对而言,人的大脑和思维还是相对迟钝,大多数人还认为互联网只是热在媒体中,响在口号上,似乎离自己还很远。实际上,只要仔细思忖,仔细看看自己的周围,已经发生的变化就可能吓

自己一大跳。

这几年,自己投身 IT 产业分析,整天埋头于书籍与资料的海洋里,渐渐有了一点在海里泡大的踌躇满志。几年下来,有关计算机产业和市场的书籍(非技术类)积累了近 500 本,占据 8 层书架,很可能是国内之最。自己挤出每一分钟,一本本啃掉,转化为写作的底料和产业分析的养分,总算使自己有了越积越多的从容和如鱼得水般的自如。但进入 1999 年,明显感觉到有点艰涩起来,时不时地有找不到合适参考资料的奇怪感觉。能帮助启发、拓展思维的新东西也越发少了。这种状况越来越突出。猛一回头,才知道互联网已经将自己闹得底朝天。这场冲击基本上将我多年的知识积累来了个大扫荡。

这是一场多么可怕的变革!它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全新的体验和机遇,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不稳定性,前所未有的失重感。我们迎来的是新的文明,但我们首先遭受的是一种断裂式的变革。这个过程缺乏以往固有的继承性。过去,无论面对 PC 市场还是软件市场,以前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传统经济学、管理学和各种与产业相关的内容,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性,可以加以演化利用。因为,虽然信息时代嚷嚷了很多年,但我们实际面对的产业基本上还是工业经济的延伸,内在的规律和精神是相通的,参照性很强。

但是,过去 IT 业几十年的发展充其量只是信息时代的铺垫而已,互联网的来临才是信息时代真正入戏的时候。因为只有互联网才昭示着全新的游戏规则和内在精神,过去的东西还能延用的已所剩无几。

我想,每一个人都可能有某一天,像当时的我一样,面对着挑出的 30 本书,被剧烈冲击后的失落感和一种空荡荡的、难以名状的失控感所主导。而让我同样吃惊的是:为什么这几年来自己居然无所感知?如果自己再迟钝半年,是不是整个人也可能被淘汰?

目前,互联网已经热上加热,但真正严肃看待互联网革命的人还是不多。因为,这几年还是互联网的造梦时代。人们忙于制造数字,忙于编制故事。真可谓酒不醉人人自醉。电子商务的天文数字,网民的增长率等等,如同目不暇接的兴奋剂一样,令人时时处于激奋状态。的确,今天在绝大多数人眼里,互联网还是神奇而浪漫的故事,还是一种奇妙而晕眩的体验。潮流来了,似乎我们只要静心等待,让它载着我们,顺流漂去。但是,人们看待互联网可能对自己冲击和破坏的严重性还是重视不够。而在我们奔向美好未来之前,我们必然要经历一个互联网的幻灭阶段。如今,一个全新的互联网幻灭时代已经开始。只有经历了痛苦的幻灭时代,只有在传统的瓦砾上,互联网才能进入真正建设和创造的新时代。

是一次普通的书籍整理,让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互联网无从抵挡巨大的冲击。让我第一次重估自己现有的一切。随后,我第一次粗粗梳理一下自己的“互联网生存”状况:这一年来,自己收发 E-mail 2708 封,计 705MB(百万字节),书信几乎为零;网上下载各种内容(当然许多来不及读)共 3458MB,其中下载新闻 7802 条,计 321MB;电子商务好像还未尝试,但仔细一想,自己在 Amazon 网站购英文书 16 本,计 504.5 美元;1998 年联想、方正、PC 等是自己关注的焦点,而 1999 年除了它们的“内乱”有所关注,他们卖了多少台 PC 已像彩电一样,根本不关心了。信息家电、自由软件、网易、新浪、互联网股票等等成为自己注意力聚焦的中心……

显然,互联网已经全面将我占领,而自己居然还不知不觉。当然,它也会逐步征服我们所有的人。惟一的选择就是,全面调整自己的心态和方向,加速进行一场彻底的转型,使自己能在互联网领域赢得一席之地。也许我还不算太晚。毕竟,目前绝大多数企业和个人都还没有从战略高度上充分重视互联网带来的冲击。

对人类发展进程来说,互联网可以比作一次核爆炸。信息冲击波是“互联网核爆炸”的第一波,它以通信方式、信息传递方式和速度的改变,逐步引发观念和思想的变化。这在几年前,人们已经感受和意识到了。如今,第二波已经紧接着杀到,互联网狰狞的面目已经开始浮出水面,它的本性开始展露还原,那就是:摧毁现有的一切商业模式(包括传统产业,传统 IT 业及现有的互联网业)的破坏力!因为,商业已是人类社会最浅层、也是最深层的基础,对商业模式的颠覆,就意味着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冲击辐射,进而改变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所有面貌。

面对冲击,技术升级、业务转型、模式更新等等的变化也许并不难。最难的还是我们意识的觉醒和意识的跟进。1998 年,我们提出了“分析时代”,旨在呼唤独立人格的产业分析和评论。而 1999 年异乎寻常的热闹证明了,中国 IT 的分析时代已经全面到来。一批超脱于厂商操控、相对独立的思想者纷纷落入读者的视野,而且正以自己的声音,正式迈上了 IT 产业舆论的主流。1999 年,我们主推“后 PC 时代”的概念,虽然在初期有许多反对者,但是急剧的变化明确无误地表明:后 PC 时代是真实的!那么面对 2000 年,我们对形势又将作出如何的判断?我们认为,一个全新的“大 IT 时代”即将形成。这是由电子商务推动各传统产业向互联网转型所造成的。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中国“大 IT 产业”格局不但大大改变业界的生态,而且也将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晴雨表。

那么,在新的形势下,作为产业第三种声音的独立分析家和思想者,又该如何进一步确立和提升自己观点的影响力和经济上的独立性。如何超越过去单打独斗的个人状态,形成群体智慧的共生和积累。这是我们面临的严峻问题。

几年来自己一直在思考和寻找,在大量分析了国外产业分析家的生存状态后,我终于选择一条国外分析家最普遍的生存

之路:依托于独立的咨询机构(而不是栖生媒体或企业)。于是,在1999年9月,我们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专业互联网研究和咨询机构——互联网实验室(ChinaLabs.com)。经过大家艰辛的努力,目前这个机构已经初步成形。2000年初,互联网实验室在香港、硅谷和波士顿的分公司成立,与清华大学、西安交大等院校以及国内各大证券公司、投资基金联合研究的互联网课题也将全面展开。研究和咨询的规模将超过60人,可望成为中国最大、最全面的互联网研究和咨询机构。聚合集体智慧,使其真正成为中国互联网创业者、企业家、投资者、分析家、研究者和媒体等各个层次的资源平台。

自己身边的30本书中多是英文或翻译的著作,基本没有国内人士的著作。说明我们国内对互联网的最新进展和未来趋势的感知还是很迟钝。因此,我们应该有一种使命感,也应该警觉起来,直面互联网,消除梦幻,迎接这场剧烈的冲击和震荡。

本书没有试图建构互联网方面系统的理论体系,而更多是个人思维的点射;不是面面俱到的互联网故事,而是个人直觉式的感悟。希望本书能够为置身于互联网冲击波下的众多朋友提供一些直白、明了的个人解答。

引子：回到传统才是真?!

人们似乎达成了共识，“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多少是件大快人心的事情，是世界由不合理回归了合理，是狂热走向冷静。这些判断，无论于情于理，都天衣无缝。只是我们生活的现实似乎不那么简单。

1995年起，正是网络的热潮，推动美国股市疯狂上涨，将整个国家，乃至世界都拖入了“万恶”的泡沫之中。现在看来，那时候的人们简直是生活在可怕的“空中阁楼”上，一切都不正常。可是，正是这五年时间，偏偏成为美国经济发展少有的黄金时期，创造了“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的新经济奇迹，大大提升了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现在的股市似乎才回归理性，生活才恢复正常，一切才合情合理。但是，现在的美国又是如何？到处是赢利预警，是大幅裁员，失业率不断上升，经济增长不断下滑，整个经济面临不可预知的萧条和衰退，整个国家承受着巨大的痛楚。今天残酷的局面当然与前期互联网的狂热大有干系。但是根本的原因还是市场经济不可逃脱的规律：经济周期！

我们常常犯下的最高明的错误，就是以一个个词汇来判定整个事情。“泡沫”是一个毫无褒义的贬义词。可是，互联网带来的一切，用这样一个词汇来盖棺定论，是不是过于简单了！因为，经济的发展，市场的运转，毕竟不是依据美好的愿望，不是依据简单的道德判断，甚至不是依据普通的情理，而是有着自己的准则和规律。我们往往憎恨现在到处的“暴利”现象，而几十年前，全是一色的价廉物美。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那时候的市场经济是死的，现在的市场经济才是活的。

当然,人们也可以说,现在承受的痛苦恰恰就是互联网热潮的报应和代价。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市场经济中挥舞的都是双刃剑,因为它遵循的是“风险和回报于一体”的基本原则。对待市场这颗糖衣炮弹(回报与风险),我们往往想把糖衣留下,而把炮弹送回,显然是不可能。我们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我们就必须习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必须习惯这只手所导演的种种微妙而复杂的矛盾。我们也必须超越简单的是非对错的道德和情理判断,必须超越过去美好但不合时宜的传统观念和判断标准。互联网同样如此,互联网带来的和造成的一切,其内涵远远比我们想像的丰富!因此,判断互联网界的一切,多用市场的眼光,才不至于屡屡陷入“今天批评昨天,明天批评今天”的怪圈。

这个十年中,中国社会发生的最大变革是什么?互联网的崛起应该首当其冲,舍我其谁!先不说互联网给整个中国社会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带来的变化。我们就狭隘一点说说IT产业。如果没有互联网的热潮,过去几年IT产业能够如此火爆吗?无论是计算机的普及还是国家对信息化的重视,互联网都是首要的推动力。如果没有这些互联网公司努力的热闹,中国怎么可能在短短的几年内吸引如此众多的网民?怎么可能在短短的几年内培养出如此众多的IT从业人才?许多人都在骂互联网的烧钱,可是有谁分析一下互联网公司究竟花掉了多少钱?应该在十多亿人民币!而十多亿人民币就能够为整个社会和IT产业带来如此巨大的效果,算不算中国花得最有效率的钱?那只不过是网民上网电话费的不到10%;不到中国贪污腐败成本的1%;中国整个IT产业规模的0.1%!为什么互联网界还要承受几乎与贪污腐败相似的巨大的社会指责和批评?简单的以新浪为例,其规模可以说微不足道,收入比它高的公司在中国多如牛毛,但是以新浪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与贡献,又有几家公司能够相比?钱的数量是衡量价值的重要指标,但绝不是惟一指标。同样数目的钱,发挥价值的差异可能十分巨大,甚至是负面的。

可以说,“有的钱轻如鸿毛,有的钱重如泰山”!

当然,由于形势所迫,互联网界的大多数公司都不可挽回地走向失败,互联网界的大多数无可奈何地接受沉重的现实,真正成为“先烈”。但是,这两年互联网界为整个社会创造的价值和贡献,总有一天会得到合理的评价。

过去短暂的互联网热潮,使中国第一次焕发出全局性的创业激情,也是真正纯粹的现代创业精神的萌芽第一次在中国破土而出。可以说,互联网热潮所激发的创业创新精神是最核心的价值,也是高科技产业和国家发展的核心精神,也是中国发展最缺乏的内容。而今天的低潮,最脆弱、最容易被牺牲的就是创业和创新活动。

批评互联网是最保险、最热门的事情,传统的旗帜高高飘扬。甚至有人说:回到传统才是真!? 的确,回归传统最稳妥、最正确,开拓创新最有风险、最可能犯错。中国有着伟大而强大而丰富的传统,但是在强大的传统之外,是不是还应该、还允许一个超越传统的、小小的创新空间的存在?

互联网的创新已经巨大地改变着我们,而且远远没有结束,而我们最容易犯下的教训、也是最大的悲哀:以当下互联网的形势,整个社会就认定是互联网错了,认为是互联网应该向传统学习,而不是传统向互联网学习?

作为中国电子商务的启蒙者、推动者,8848 的失败不仅仅是公司的悲哀,更是中国的悲哀。说明我们对这样一家商业模式创新者缺乏应有的支持机制。因此,8848 失败受损最大的不是公司本身,而是整个产业,整个社会。8848 失败的疼痛不只是痛在创业者和投资者身上,而会痛在产业的每一个公司、社会每一个人身上,包括幸灾乐祸者身上。欣欣向荣的中国,现在有能力建设无数的高楼大厦,却为什么无法支持几家成功的网络公司?

这不仅仅是 IT 业应该思考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真正值得

深刻反思的问题！

无论是高潮还是低潮，都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不应该片面而定。当互联网热潮退却，人们充分承受了低潮的痛楚后，也许就会开始重估互联网的价值。

目 录

我的互联网冲击波(代序)	(1)
引子:回到传统才是真?!	(1)
第1章 互联网发展面临“鸿沟”	(1)
1.1 互联网发展的全局性困境	(1)
1.2 互联网面临的巨大鸿沟	(4)
1.3 “网络社会化”新时代的来临	(9)
1.4 伤到“旧经济”,痛在“新经济”	(16)
第2章 世纪风暴眼:资本市场惹的祸	(24)
2.1 全球互联网发展最新趋势	(24)
2.2 互联网:新世纪的风暴眼	(27)
2.3 “泡沫大本营”镇定从容	(30)
2.4 互联网谁在挣钱	(38)
2.5 中国互联网呼唤新的领导者	(42)
2.6 互联网九大误区	(48)
2.7 互联网产业与信息全球化	(63)
第3章 摧毁原则:互联网创新式摧毁力	(67)
3.1 互联网之道	(67)
3.2 互联网时代的几大规则	(69)
3.3 互联网是怎样发财的	(88)
3.4 互联网萧条的痛与忧	(94)